

论尼采的自然哲学

杨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尼采认为,欲望的中心即意志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成分,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变化和时间性是世界的本质的一部分,变化是无限的,而空间和力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两个思想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相信世界永恒轮回的观点,但他又认为世界没有最终目的。他的世界理论并不是悲观主义的和彻底的无神论的。

关键词 世界;意志;变化;尼采;自然哲学

中图分类号 :B51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3-0001-04

要想了解尼采的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思想,就必须跟他的认识论思想结合起来。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尼采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世界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从而放弃了对世界的认识。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研究者很少去关注尼采的认识论和宇宙论思想,而把他们的关注重点放在尼采那些讨论关于“人类”和“超人”的思想。这样做当然比较省事,但正如尼采所认为的那样,省事的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尼采不但有宇宙论思想(或自然哲学),就如同他有认识论思想一样(虽然以罗素为代表的许多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认识论思想),而且他还把二者当作其整个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内容却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1] 32-44}。

实际上,尼采的认识论思想并不像人们从表面上初看起来的样子——显得那么激进或者甚至认为他是不可知论者。我曾经在讨论尼采认识论思想时提及,人们可能会赞同尼采从人类的视界出发去研究人类的知识问题,并且他坚持认为,即使我们的“知识”不是全部真理,它也是真实的,换言之,世界(或实在)与人的关系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在人类的视界里世界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尽管从非人类的视界来看,它可能具有并且呈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这个观点实际上确保了人类认识的正当性,只要它被看作是人类的知识。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尼采认识论的真正的观点,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但他实际上暗中在坚持这一点。他的视

界主义的真正意义容易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混淆,即他自己常常否定“认识”的可能性,坚持我们认识的只是“表象”和“幻觉”。然而尼采所谓的“知识”只是—些假设的、绝对的知识,它只是客观地描述出认知客体的本来面目,并不改变它们与认知主体的关系。那么,谁能承担去证明或确保这一切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与我们所坚持的尼采有关人类认识正当性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1] 32-44}。

如果是这样,那么尼采在构建他的宇宙论思想时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他坚持我们的意见在形成人类生活和命运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对宇宙的本性也会产生影响。

关于宇宙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宇宙的最终组成方式问题: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尼采试图在以下两个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这一问题:①只有在假定存在诸如我们最确信的实际经验之类的存在模式的情况下;②就我们所知的来说,没有必要去假设更多种类的实在性来解释世界。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最确信的呢?尼采认为,我们的奋斗、本能的冲动和渴望,这些就是我们通过最直接的经验而获得的最确信的东西。这就是“被给予”,它可能被看作建构其自然哲学的一个论据。还有其它事物被我们认为是确信的吗?在尼采看来,没有任何事物看起来能以同样的方式“被给予”。这一点可能就足够了。他说:“假定除了我们的渴望和激情的世界外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实在的而‘被给予’,恰恰除了我们的欲望的实在性之外,我们不能向其他的‘实在性’下降或上升,难道不允许做

尝试并且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个‘被给予’不足以从它那一类东西出发也理解所谓的机械论（‘物质的’）世界？我指的不是作为一种幻觉、一种表象、一个观念或一个想象（在贝克莱和叔本华的意义），而是作为具有相同的实在性的等级，后者是我们的内心冲动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内心冲动的世界的一个较原始的形式，在其中一切东西还在强大的统一性中被决定，而以后在有机的过程中进行分歧和扩展，作为一种欲望的生活，在这欲望的生活中，全部的有机的功能还综合地彼此联在一起——作为生活的一个预备性的形式？最后，不仅允许进行这种尝试，而且被逻辑的方法所要求。并不需要假定多种的因果关系，只要一种惟一的因果关系就够用的这样的尝试没有推向它的极端的界限，这是人们今天无法摆脱的逻辑方法的一种规则^{[2] 38}。

尼采关于世界（或实在）的最终组成的观点大致可表述如下：在他看来，物理学家用来解释自然的“力的中心”就是欲望的中心，也就是说，内在的体验本质上与人自身的体验是同一种冲动，尽管冲动或体验在发展的程度上变化极大。甚至在我们看来，人们只能从外部去观察它，把它看作一种惰性的物质，即使它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欲望，正在自身内被体验着。因此，欲望最高级的形式通常被叫做“意志”。如果“意志”这个术语足以涵盖欲望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各种形式，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被说成是“意志”的世界。只是我们必须牢记：在较低级的实在性形式中，“意志”是无意识的，甚至在人类那里，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或潜意识的。

实质上，这是叔本华的关于自然的观点，也是尼采和瓦格纳在早期的共识之一。瓦格纳用音乐的形式对自然加以表达，正是尼采早期崇拜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尼采早期的著作里，他写道：“通常，作为音乐家的瓦格纳，他赋予自然界中一切迄今为止没有说话的事物以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不认为所有事物都应保持沉默。他深入黎明、森林、薄雾、悬崖、山峰、黑夜和月亮，发现在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它们非常希望唱出自己的旋律。如果哲学家所说，那只是意志为了在自然中生存而奋斗，音乐家会补充说，意志无论在哪里出现，它总在渴望以音乐的形式存在^{[3] 240}。”

但是，回到尼采作为“意志”的世界的概念那里，有人可能会问道：什么是作为构成世界的意志的一般倾向？尼采认为，每一个欲望的中心，每一个所谓的原子或单子；都力图主宰空间，扩展自己的力量，并且回击一切胆敢阻止其扩张的势力。但它经常会遇到怀有同样企图的别的欲望，最终会同与其异常相似的欲望融为一体，以便合谋攫取权力。这个过

程将一直继续下去^{[4] 355}。

因此，尼采以格言的形式总结他的观点：“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4] 300}。”

当然，在人类的引导下，权力意志可能会被看得更清楚。尼采说：“对权力的爱，是人类的魔鬼。让他们拥有一切——健康、食物、住所和娱乐——但他们并不感到而且永远不会感到快乐和振奋，因为那该死的魔鬼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却又必须被满足。从人那里拿走一切，而只在这一点上让他们满意，他们就将是真正的幸福——像人和魔鬼所能达到的幸福那样^{[5] 199}。”

在同一节中，尼采又讽刺德意志帝国是权力意志的可怕的化身，它让其他一切事物都要为之做出牺牲。他模仿路德的一些诗句并故意使用一个双关词“帝国”（Reich），这个单词既可理解为“天国”，也可释为（德意志）“帝国”：即使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生命、财产、荣誉、子女、妻子，然而我们失去的这一切，只不过是终将消逝的蝇头小利，只有上帝的天国与我们永不分离^{[5] 199}。

再回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或欲望的中心这个概念。诸如欲望的“中心”或力的“中心”这些表达方式，很容易被误解。尼采认为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就像力的不断地涌出，它不是由个别的“中心”、“原子”等所组成的。“作为持续的和最终的实体，没有原子、单子这些东西”、“‘永恒’这个概念被我们第一次所采用（从实践的、实用的以及其他目的出发）”、“我们为了自我保存的需要而努力奋斗，就必须设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存在和各种事物的原始的世界。我们可以说原子和单子等，但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变化是宇宙进化过程的本质，变化不是固定的和老套的，而是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的。权力意志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意志^{[6] 142}”；变化就是创造，“是连续的创造^{[4] 335}”。在另一个地方，尼采又把世界说成“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品”。^{[4] 202}在尼采看来，最不经久的事情正是世界“连续创造的乐趣”的最好证明：事物消亡，就是说事物被分解了，以便它们的各种成分能在新的事物中被重新组合起来——正如一个小孩为了用同样的积木企图搭起新的东西而推倒了先前搭起的玩具屋一样。只不过尼采认为，构成世界的各种成分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自发地变化的。

然而，尽管宇宙作用的过程具有创造的不稳定性，但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的。尼采有时候好像确实否认存在自然律。事实上，尼采只是认为自然律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从外部强加在事物上面的命令而已，它并没有成为事物本身内在性质的一部分。

然而现代科学却认为,自然律就是反映了事物的内在属性。尼采也承认有这些自然律。他还被科学家们用诸如“自然的合规律性”^{[2]22}之类的表述所蒙骗,这些表述实际上并没有以最恰当的方式来传达出科学家们们的意思,但大多数人们仍然能理解。

而且,尼采认为变化的实在性(包括时间的实在性)是无限的。他断言,变化和时间性是世界的力的本质的一部分^{[4]45}。从时间来说,世界是无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4]700}。另一方面,尼采认为空间是有限的,没有任何空虚,到处充满了坚实的力。换言之,这个世界在尼采看来是一个有限的力的世界,它占据了有限的空间,但在持续性方面却是无限的。

是什么原因使尼采形成了关于世界中的空间和力的数量具有有限性的观点呢?这一点其实是不难猜测的。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接受并误解了能量守恒定律。很明显地,尼采认为如果我们假设力的数量是无限的,那么这条规律就是无效的:因为无限多的力就无所谓失去或获得了。并且如果世界的力的数量不是被认为无限的,它也必须不被认为能够覆盖无限的空间,因为就算把力以极少的分量来分配给无限的空间也将导致力的数量是无限的。所以,尼采认为空间和世界的力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

时间的无限性的思想与空间以及力的有限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尼采相信世界永恒轮回的观点。这个思想用尼采自己的话可扼要地表述为:“如果世界可以被设想为有一定大小和一定数量的力的中心,那么世界就是要在自己存在这种游戏中经历相当数量的骰子点数的组合。无限的时间中,说不定每个可能的组合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并且由于每个组合与其下一个轮回之间所有的组合都有可能出现,而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又决定着同一序列组合中的全部结果,这就证明有一个绝对等同序列的循环。因此,世界是一个循环,它周而复始地无限重复自身,而且无限重复自己的游戏”^{[4]353}。

同时,这个世界并不是特别地有理性的。“不错,一点点理智,一粒智慧的种子,从这星球播撒到那星球——这两者是被混在万物里的,但对世界的绝大部分来说其特征是“疯狂的和愚蠢的”^{[6]167}。就连矛盾律也可能不是世界实在性的真实写照:它可能只会暴露出人类的无能,而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

最后,尼采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最终的目的,并且被虚无的“永恒意志”所引导:它没有预定的目的,从而导致没有最终的目的。他说:“如果世界的运动真有最终目的,那么它应该是可以达到的”^{[4]333}。——可能因为随着无限时间的消逝,世界的所有可能状态都已经被实现了。

正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在这个非常混乱的世界中,我们的地球像其他一切星球一样;“没有计划,没有理智”。尘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件,“对地球的整体特征来说,它是无足轻重的”^{[4]304}。甚至就连意识对它来说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的。“意识、精神,在我们看来无非是有机体相对不完美的象征,是一种尝试,一种摸索……一种不必要的消耗精力的努力”^{[7]32}。在无意识和本能状态下做的事情要比在有意识状态下做的事情显得更完美。最终意识可能会全部消失并“让位于一种完美的自动性”。^{[4]384}

尼采关于世界的观点似乎与他的认识论那样令人感到悲观和失望。他承认在其关于世界的理论中还存在着“非常悲观的和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世界是虚伪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没有意义的”^{[4]342}。他也意识到:“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并且私下里说‘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令人反感’”。但尼采并不太去理会这种仍显得很微弱的声音。他怀疑它只是“虚荣这条毒蛇”^{[4]304}发出的声音而已。在此,尼采悲观主义的偏见似乎暴露了他自己关于这个混乱的和无神的世界的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这只是他的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关于世界概念的悲观的论点,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这一观点事实上却支持和加强了他关于人类生活和命运的思想。尽管人类的命运在无情的力量面前前途未卜,但人类已具备的思想能够激起人们一种坚定的信念,并促使他们去为了满足心灵的需要而不断地努力奋斗,从而对世界产生影响。

这才是尼采宇宙论思想的真正意义。它容易被忽视,如果不把它与其关于人类生活和行为的理论(此一思想另文讨论)结合起来从而加以特别地关注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有人可能会说尼采是从最坏的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界的图景,不过他的合乎伦理的观点却告诉我们人类如何才能过上高尚的生活,但这并不是全部。尼采道德的理想是完美的、崇高的生活,并且这样的生活需要足够的活动领域。因此,他发自内心地、坚决地反对把世界看作完全机械的或理性的或在某种神的完全支配下的或预先决定了要达到一些遥远的和最终的目的的观点。他之所以坚决地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通过向人们灌输事物是如此如此或将是如此如此,它们是完全独立于人们的努力之外的,从而我们的努力是既无必要又无效的信念来瓦解人们的努力,并且使人类生活穷困。从这一点看来,不难发现尼采为什么会在他那明显无序的和无神的世界中找到具有激励作用的事物。无论如何,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世界,一个还在形成中的世界,在其

中人们的努力对某些事物来说确实重要。人也不仅仅是木偶,不管他只是被幕后的操纵者所机械地控制,还是被某个神圣的监督者所支配。对于上述的任何原因,尼采都不能容忍,因为它让人们袖着双手站在一边,任凭世界自身存在着,或服从于天命。在各种借口下(或绝望或信仰),强调不管有无人类的干预,世界终究还是如此或将是如此地存在着,因而使人们放弃了自身的努力,这一点在尼采看来显得人们有点懦弱。他主张必须要有把“情况是如此如此”变成“情况应该是如此如此”的信念^{[4] 316}。人们应该激励自己,并同各种内外敌对势力作斗争,直到控制或消灭它们为止。我们不能做沉默的悲观主义者,也不要做懒惰的伪装者!

另外,尼采特别反感经常用上帝的概念来损害人类生活的做法。他几乎被早期基督教那种反对尘世和肉体的敌意的观点所困扰,这也许是尼采反对对世界这一概念作宗教性理解的最大原因。但在此也可看出,尼采的哲学并不像从表面上看来是彻底的无神论的。毕竟,他反对的上帝的概念不是惟一可能的概念。事实上,尼采自己为了与其哲学的其余部分相一致就构造了另一个神的概念。他的概念结合了内在论和泛神论的上帝思想以及进化论和永恒循环的思想。这样形成的神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着的神,它与世界在永恒循环的无限过程中所达到的每一个最高发展阶段都是相吻合的。换言之,每当世界发展到力的最高阶段时,它在进化过程中就变成了神,并且当它开始衰退或下降时,它就不再是神圣的了,直到它重新回到顶点,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尼采说:“神(上帝)乃是至高无上的要素,生命乃是永恒的神化和非神化的过程”^{[4] 286}。

毫无疑问,尼采关于上帝的意志的思想会令大多数人感到困惑,即使这个“变化着的神”的概念在现在看来并非完全陌生的^①。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一下,即尼采的哲学并不是真正地完全地反宗教的。他承认流行的宗教思想对普通的人们来说具有某种合理性。他的认识论就非常赞成上帝的概念将会丰富人们的生活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正如尼采所坚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说出我们信念中有助于生活的最好的那部分,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被说成是反对的,而有许多东西可能被说出,因为诸如上帝的概念就将有助于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实际上,尼采并不是完全反对使用“上帝”这个概念,而只是反对“他”这个概念,因为人们把“他”说成是一种妖怪;“他”使人们恐惧这个世界和尘世生活,并且上帝这个概念能使人们丧失奋斗的信心,因为只要人们向上帝不断地祈

祷,就能让一切东西都得到他的庇护。尼采认为,这些人不是在崇拜上帝,而只是上帝的“顺风耳”。然而,撇开这些在许多信仰者看来显然是错误的关于上帝的观点,尼采的哲学并不都是不敬神的。他的哲学里已经包含着宗教的因素,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的哲学更系统化一点,那么尼采就将会在这一问题上阐述得更完整一些。

在结束这个主题前,可能会涉及《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那段话引起了许多误解。查拉斯图特拉说:“如果真有上帝,我如何能不是上帝呢?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6] 34}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最简单地证明了尼采是一个十足的自大狂者呢?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跟尼采或其他任何的自大狂者毫无关系。尼采曾经对“变化着的上帝”这一概念思考了很久,认为它“越来越清晰地贯穿在变化和人类的命运之中”^{[8] 114}。在写《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时,尼采的脑子里充满了永恒循环以及在每一循环中实现了一切可能性的思想,所以他不得不否定了“上帝”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如果世界或人类真的演变到神的阶段,那么在此之前就会发生神化的过程,因为无限的时间已经消逝了,所有的可能性也都被实现了。我们认为,上述这些话,只是查拉斯图特拉以人类的名义来说的。如果真有上帝,作为世界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人类可能会达到那个阶段。这一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它绝不仅仅只是自大狂式的表述,而且正如之前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支持变化的和周期性循环的而不是永恒的或至少是非连续的神的概念,尼采随后就放弃了这个思想。

参考文献:

- [1] 杨俊.论尼采的认识论[J].广西社会科学,2003(8):42-44.
- [2] 尼采.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M].程志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3] NIETZSCHE. Thoughts out of Season(Vol. 1—“ 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 ”)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 [4]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5] 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 [6] 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M].尹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 [7] 尼采.反基督[M].陈君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8] NIETZSCHE. Human , All Too Huma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①用“终极因”来代替“第一因”的倾向已暗含着“变化着的神”这一概念。